

## 情牵二十周年聚会

■ 梁郁强

当沉寂数月的大学社群再度热闹起来,日历已翻到了10月16日。这天中午,社群里弹出了一则公告:拟于11月25~26日回母校韶关学院举办毕业二十周年聚会,能够参与的同学请报名,希望大家为这次活动出谋划策云云。

心心念念的聚会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,我连忙查看手机,那两天刚好是周末,可即便如是,作为毕业班老师的我还是无法抽身前往:一来有上课任务,二来两地相距千里。所以,在社群里我选择了沉默。傍晚,召集人小萍发信息过来询问我的意向,我只能如实回答:因工作关系,无法参加。“毕业后,你可是一次聚会都没有参加过呢……”或许对于我的回复她感到挺失望的吧,而我又何尝不觉得遗憾呢!

虽说无法参加,但总得为聚会干一点什么才行,否则,我真的心里难安了。有了,大学时代,我喜欢给同学们拍照,不是保存了很多照片吗,可以扫描后给他们发一份过去,让大家重温自己的青葱岁月啊。说干就干,我翻开相册精挑了150张照片拿到照相馆扫描。几天后的周末,妞妞回家,我游说她为聚会写了两张条幅。我也挑选了自己毕业后拍摄于不同年份的20张照片制作了一个小视频。当把照片、视频、条幅或传送或快递给小萍之后,我轻轻地舒了一口气。人员不至,但心意要到。

自发出聚会公告之后,社群甚是热闹,有对聚会确切时间的敲定,有对参与人员的最终确认,有对聚会服装的订购,有对参观路线的规划……对群里的动态我还是挺关注的,我希望聚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。我们的同窗情谊历经20年风雨的洗礼依然如故,多么难得啊!

11月24日下午,小萍同学一下班便从珠海搭乘高铁赶往母校,以便和其他同学会合,聚会的最后准备工作还在等着他们呢。从她不时发到社群里的照片和视频大家大概知道了进展:和同学碰面了,制定了流程,明早到车站接魏同学……

11月25日,除了上课,其他时间我几乎都在关注着社群里的动态。聚会是从中午开始的,在接待老师的带领下,他们先到饭堂吃了午饭,不知道那令大家念念不忘的番茄炒蛋是否还有当年的风味呢?搭乘电瓶车在校园里逛一圈肯定是少不了的,那些年大家所走过的路,所看过的风景,所邂逅过的人是否会在扑闪而过的光影里复活呢?睡了四年的宿舍,即便此刻不方便上去,但在公寓前留影则是必须的。接待室里,我们敬爱的纪老师早已在等候。小萍把制作好的电子影集投射到屏幕上,年轻鲜活的面孔扑入眼帘,自然引来“哇”声一遍,满满的回忆;而当把没有到场的同学传送过来的视频播送出来的时候,也少不了一番唏嘘。岁月催人老,唯同窗情谊不变。

趁着天色尚好,大家赶到校园里的景点拍照留念,很多人说,这次要狠狠地弥补二十年前的遗憾,是啊,那时受到非典的影响,很多人是没有回来参加毕业典礼的。于是,我们看到了在樟树下他们雀跃的身影,看到了在教学楼下他们深情的回眸,看到了在教室里他们欣喜的笑脸;听到了他们哼唱《同桌的你》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的歌声,听到了他们嬉笑打闹的声音。点点滴滴,似乎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。

傍晚时分,远在呼和浩特工作的温同学、下午还在省城参加培训的周同学终于赶回到了母校,看着

他们风尘仆仆的样子,不禁一阵感动,这就是我们可亲可爱的同学!当大家在预订的饭店里围桌而坐,我点了一下人数,全班有20名同学与会,5位师长应邀出席。给尊敬的老师献一束鲜花,再次聆听一番老师的教诲,敬老师一杯小酒,同学之间互道家里长短,没有觥筹交错,没有阿谀奉承,有的只是推心置腹,共忆当年,展望未来。

夜深了,师长散去,而第二天一早还要召开家长会的魏同学也连夜赶着回佛山……剩下的同学回到下榻的酒店则继续围炉夜话。

午夜时分,小萍给我发了一张照片,在接待室里,纪老师看着妞妞书写的两张条幅“同窗谊手足情”“二十年不相忘”不禁点赞,或许他也受到了大家的感染吧。

曲终人散。当第二天下午我再次翻看社群里的记录时,凝望着一张张曾经熟悉而现在有点陌生的脸,眼睛不禁有点湿润,我承认我确实是想念我的同学、师长了。



## 流年

■ 谢钰琴

我喜欢我是安静的,静静地靠在玻璃窗上,双臂环抱着膝盖,慵懒地坐在窗台上。

我记得你也是安静的,静静地留在回忆路上,害羞地对视了一眼,欢喜得愉快了一个午后。

闲聊起从前的自己,还来得及好好感慨,时间跑得老远老远的,远得好像翻越了一个世纪。

天空没有浮云,阳光都爱闪避,独坐一隅,却很和谐。一辈子很长,长得都忘了上次再见是什么模样。一辈子很短,短得就像昨日忘了说再见所以不再见一样。

后知后觉的梦想,毕竟搁置得太久,都不知道该如何重拾。这个世界很大,大得连自己都会弄丢。这个世界很小,小得连相遇都像重逢。

到了什么都不想去计较的年纪,我却忘了还该学会不执着。她们说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,一些小痛痒就不该无病呻吟,之后是不是就该没有烦恼了呢?也许是这样的。

转眼,换季那么久了,我却还没有感受到属于这个季节的温度。曾经我最爱春,春那么生机勃勃,那么色彩斑斓,如今我却都不痛不痒、不

悲不喜。

流年里,该如何温藏回忆才能比较窝心?我竟有点犯傻。

昙花一现,烟火盛放,明明灭灭的一些存在,没有证据,就那么猝不及防地消失匿迹。

一缕落霞闯进窗台,心不设防,有点受伤,触及的余光是不是有点闪,闪得眼睛生疼生疼,原谅我还不够强大去适应无孔不入的前尘往事。

我们都曾天真,如果每段故事都像戏里演的那样有个美好结局该多好呢。

然,天下没有偶然,都是带着伪装的必然。当不可能在时间的逆流里挣扎,融合得自然而然,这便是可能了。

很多聚散,都有它的时间和因由,我没有办法选择在更好的时光里遇见你,然后发生更动人的故事。但我相信潺潺的溪流,总让人心旷神怡。

也许一路错过,也许继续错过,我们仍然走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。没有人能为明天打保票,但愿一切是非对错,都能安然明媚。

生命是最无私的,要走的路谁都没有例外。年少不吃读书的苦,

长大就受社会的难,成长那一段路,没有捷径,无可避免,谁都要经历。

时间也是公平的,每人每天都是24小时,时钟转一转,我们都将到达下一天。可是时间又是那么不公平,同样的24小时,世人却活成了千姿百态的模样。

当岁月无情远去,流年残酷剥夺;当承诺如风消散,约定如梦初醒;当你我徐变陌生,重逢无言寒暄,一切的一切都可以淡然,化作一笑嫣然略过。

人人都说成长的代价就是你必须学会接受不愿意,到有一天你可以笑着去流泪心不再伤,你就成熟了。

还记得当初带着梦想与美好追随身旁,不曾想年月飞逝带走的初心竟连带着自己,原来成长真的如此情非得已。

岁月的步履从容不迫,我们马不停蹄还是过不好这一生。且不说这一生有多难,只需知道岁月总是需要不遗余力地去讨好的。

夜色渐浓,又是白天与黑夜的交错,琉璃于泛滥成灾的夜色无能为力地穿插其中任其鱼肉。

生命,终其一生不过追逐一念之间,不管是渐伤成瘀还是已伤成茧都会云淡风轻。

## 糯米甜粥暖冬至

■ 苒夏溪

“妞妞,冬至快乐。今天如果有空,记得用我寄过去的糯米熬点甜粥吃。多忙也得照顾好身体。”在公司忙碌一天,加完班才看到母亲早上发的信息。如果不是母亲提醒,我都忘记今天是冬至。街上寒风凛冽,一股刺骨的寒风迎面而来,冷得我打哆嗦,看着空荡荡的街头,我的心也空落落的。

走进一家常吃的饭店,随意点了一碟香菇滑鸡饭。当我漫不经心吃着饭时,一碗热气腾腾的糯米甜粥出现在我眼前,老板笑嘻嘻地说:“冬至快乐,请你吃碗糯米甜粥。”我激动地说:“老板,太谢谢你了,我今天还没有吃甜粥呢。”

“别客气,大家都是老乡。今天是冬至,我也特别想念家里老母亲熬的糯米甜粥,自己就熬了点。”老板笑着说。我细细品尝着糯米甜粥,一股暖意涌上心头,不由得想起母亲熬糯米甜粥场景。

为了在冬至熬出一锅美味可口的糯米甜粥,母亲会提前一天洗干净糯米,放在清水里浸泡,为丰富糯米粥的口感,母亲还会细细挑选出颗粒饱满的花生、红枣、莲子,母亲还告诉我:“冬至这一时期是人体阳气最虚弱的时候,而糯米甜粥可以补中益气,健脾养胃,增强身体抵抗力,但是糯米湿热也不可以多吃。”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冬至那天,即使天寒地冻,母亲也会早早起床,把泡好的糯米、花生、莲子和清水放进锅里慢熬。为了快点吃上糯米甜粥,我也在一旁积极地往土灶里塞柴,赤色的火焰舔着黑色锅底,也把我的脸庞照得红通通的。当糯米的香气弥漫着整个屋子,母亲便会打开锅盖把红枣放进去,接着熬半个小时。当糯米甜粥熬到香糯粘稠,再放入冰糖,为了避免锅糊底,母亲会用木勺慢慢地搅拌。当一股甜丝丝的糯米甜粥香弥漫着整个屋子,我馋得直流口水,便着急地问母亲:“妈,糯米甜粥可以吃了吗?可以吃了吗?”母亲笑着刮了刮我的鼻子说:“真是贪吃的家伙。”

冒着热气的糯米甜粥被端上饭桌,散发着诱人的甜香,我迫不及待地盛起一大碗吃起来,糯米甜粥甜而不腻,我一边吃一边手舞足蹈地说,“太好吃啦!太好吃啦!”一碗甜丝丝、软糯糯的糯米粥下肚,驱散了冬日的寒冷,整个人都感觉是温暖的、幸福的。

长大后,离开家乡求学、工作,很少有机会在冬至吃得上母亲亲手熬的糯米甜粥,但是,母亲冬至熬的糯米甜粥味道一直深深刻在我心里,因为那是母爱的味道、幸福的味道、家的味道。

## 诗两首

■ 邱德

浮山览胜

万仞浮山绕瑞烟,  
花稠树茂四时妍。  
乘临绝顶凭栏目,  
五马归槽跃百川。

赞恩师

热血盈腔汗水流,  
讲台三尺度春秋。  
幼苗护育成梁栋,  
桃李芬芳遍九州。



快捷投稿  
扫码关注